

主编：〔德〕顾彬
译文审校：李雪涛



DER
CHINESISCHE
ROMAN DER
AUSGEHENDEN
KAISERZEIT

中國皇朝末期的長篇小說

〔德〕司马涛 著
顾士渊 葛放 吴裕康 丁伟强 梁黎颖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编：「德」顾彬 译文审校：李雪涛

第二卷

「德」司马涛 著 顾士渊 葛放 吴裕康 丁伟强 梁黎颖 译

中國皇朝末期的長篇小說

DER CHINESISCHE ROMAN DER AUSGEHENDEN KAISERZEIT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 / (德)司马涛著;葛放,顾士渊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中国文学史;2)
ISBN 978-7-5617-6626-2

I. 中… II. ①司…②葛…③顾… III. 长篇小说—小说史—
中国—古代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3983 号

Der chinesische Roman der ausgehenden Kaiserzeit

by Thomas Zimmer

© 2002 by K. G. Saur Verlag GmbH, Münch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5-283 号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

著 者 [德]司马涛(Thomas Zimmer)
译 者 顾士渊 葛 放 吴裕康 丁伟祥 梁黎颖
责任编辑 储德天
文字编辑 吴 澄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魏宇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bs.tmall.com>

印 刷 者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44
字 数 75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626-2/I·592
定 价 9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文版序

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我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从《诗经》到鲁迅,中国文学传统无疑属于世界文学,是世界文化遗产坚实的组成部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却不了解这一点。但以貌似客观、积极的方式来谈论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却是无益的,这也与观察者缺乏应有的距离有关。评论一位唐代的作家比评论一位2007年的女作家显然要容易得多。此外,相对于一个拥有三千年历史的、高度发达而又自成一体的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在五十年间的发展又是怎样?它依然在语言上、精神上以及形式上寻求着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不仅仅在中国如此,在德国也不例外。当今有哪位德国作家敢跟歌德相提并论?又有哪一位眼下的中国作家敢跟苏东坡叫板?我们应当做到公正。在过去鼎盛时期的中国也有几十年是没有(伟大的)文学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期待每一个时代都产生屈原或李白这样的文学家吗?一些文学家的产生是人类的机遇。一个杜甫只可能并且只可以在我们中间驻足一次,他不可能也不会成为大众商品。

1967年我在大学学习神学时,首先通过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的译文发现了李白,因此,中国的抒情诗便成了我的最爱。这种最爱不仅仅局限于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学史,而且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早在第一批德国诗人开始创作前的两千年,中国诗人就已经开始写作了。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德国才有诗人可以真正同中国诗人抗衡。

我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三卷(诗歌、戏剧、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散文卷中的将近半部都是由我亲自执笔的。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能独自一人完成这么多卷书稿。其间又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个中缘由我在此不便细说。对我来说写作有时并不困难,特别是诗歌史这一卷更是如此。我很庆幸可以在此回忆一下往事。20世纪70年代初我有幸在波鸿鲁尔大学师从霍福民(Alfred Hoffmann, 1911—1997)教授,他于40年代在北平和南京跟随中国的先生们学习过解诗的方法。胡适也属于他当时的

先生和朋友之列！几乎在每节课中霍教授都向我们少数几个学生讲解分析古典（唐）诗的“三步法”（破、转、结）。霍教授解唐诗的视角使我铭记在心，一直到今天我还在用这些方法。他所拥有的这门艺术似乎在汉学界（在中国也不例外）几近失传，而正是在这一艺术的基础之上，王国维提出了中国抒情诗的两种意境之说，而刘若愚又在此之上扩展为三种境界的理论。

正是借助于这三种境界的理论，我在书中描述了中国思想的发展，因此我的中国诗歌史并非一篇简单的论文，而是对中国思想的深度和历史之探求！我前面提到的其他两部半著作也可作如是观！我所写的每一卷作品都有一根一以贯之的红线，这点我在每一部的前言中都提到了，在此恕不赘言！

德国汉学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从1902年以来，德国汉学家一再探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不少汉学家也将哲学和历史纳入其中。因此，作为作者和主编，我只是这无数汉学家中的一位，绝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想，之后的来者不再会想写一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了，而只是断代史，以及具有典范作用的有关古代，或中世纪，或近代的文学史。我和我的前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方法和选择。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而是分析，并且提出三个带W的问题：什么（was），为什么（warum）以及怎么会这样（wie）。举例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如何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区分类似的其他对象？

在放弃了福音神学之后，我接受了古典汉学的训练，也就是说我成为了一位语文学家，尽管我能读现代汉语，但既不能说，也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1974年11月我快30岁的时候，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给我提供了一个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现代汉语的机会。在北京的一年里，我认识到了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价值。一年之后，我于1975年到了日本，在那里更加勤奋地阅读了大量译成日文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今天我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来回首往事：1967年我是从李白开始慢慢接触中国文学的；1974年通过现代汉语的学习，我对中国文学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意外的深度，这两个年份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两者都与语言和文学有关，其核心当然是中国了。这一切不是偶然，而是命运！

顾 彬

2008年8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论

- 一 中国早期叙述艺术的来源和地位 5
 - (一) 定义的问题 5
 - (二) 对早期叙述艺术的探讨 8
 - (三) 一种文学体裁的基础和成形 9
 - (四) 试论中国古典小说的确认 21
- 二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26
 - (一) 小说的精神文化的营养基础 28
 - (二) 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文学世界与“亚文化” 31
- 三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研究现状和讨论方法 38
- 四 中国古典小说文学的探源问题 51

第二章 权势的世界

- 一 历史的重负——中国早期历史小说 57
 - (一) 分裂的统治 63
 - (二) 家族军 80
 - (三) 遭欺骗的将军 82
 - (四) 追忆开国皇帝 88
 - (五) 追寻过去 92
 - (六) 末代暴君形象 95
 - (七) 明朝末年轻倾一时的宦官 110
 - (八) 与历史的脱轨——18世纪与19世纪交替时期的中国历史小说 116
 - (九) 历史之痛——清朝末年的历史小说 128
- 二 “强盗的武器”——小说《水浒传》及其续集 136
- 三 “成人童话”——中国早期英雄、侠客和探险小说 161
- 四 人类迷茫的历史记载——中国早期公案和侦探小说 182

第三章 世界后面的世界——奇幻和现实的解读

- 一 神话、宗教和奇幻故事在早期小说中的综合描述 205
- 二 《西游记》及其续本 209
- 三 通往西方的海上之路和关于远方的神话 244
- 四 神话时期的统治者世界——小说《封神演义》 255
- 五 从信仰的讨论到宗教思想的传道 268
- 六 狐狸精的转型——以自我完善为主题的宗教伦理小说 272
- 七 来自天国和阴间的奇人 277
- 八 用神话手法寻求文化认同 282

第四章 情感世界——联系万物的纽带

- 一 明末以来中国长篇小说中的色欲、爱情、家庭及自传中的多愁善感 291
- 二 君主荒淫，世风日下——从历史角度看艳情小说 297
- 三 触犯淫戒的堕落僧尼 308
- 四 罪恶之家——裸体之人及其使命 317
- 五 小说《金瓶梅》及其续书——西门庆和他的六个妻妾 326
- 六 李渔和他的小说《肉蒲团》——斩断尘根是最好的解脱 339
- 七 从采花大盗到惧内“英雄”——明清之际小说中的婚姻和家庭 345
- 八 完美的爱情：才子佳人小说 363
- 九 女作家创作的弹词 380
- 十 城堡——17、18 世纪的中国家庭生活小说 387
 - (一) 妇女的警戒线——小说《林兰香》 390
 - (二) 多重人格——《红楼梦》及其续书 398
 - (三) 浪子回头——小说《歧路灯》 427
 - (四) 小说《蜃楼志》——一个商家子弟的故事 439
- 十一 小说《绿野仙踪》和《野叟曝言》——对完美的追求 444
- 十二 可以买到的爱情：大变革时期爱与性主题的文学倾向

- 19 世纪与 20 世纪早期 472
- (一) 完美的男性之爱——小说《品花宝鉴》 472
- (二) 不幸的嫖客和妓女 486
- (三) 上海——“东方巴黎”的妓院风情画 496

第五章 与世界的痛苦碰撞——对传统的质疑和探索

- 一 18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中国谴责小说 519
- 二 虚伪的文人和腐败的官吏 526
- (一) 讽刺大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526
- (二) 从官员到无情批判时代的人——李伯元及其作品 534
- (三) 关于权谋与话柄的影射小说——曾朴的《孽海花》 550
- (四) 其他写中国官场症结的小说 557
- 三 中国所处困境的全景画 565
- (一) 讽喻式告别旧中国——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 565
- (二) 文学家和煽动者——吴沃尧的社会批判代表作 572
- 四 清末小说中的其他倾向 585
- (一) 改良还是革命？一场政治辩论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 585
- (二) 赌徒和巨头——清末小说中的商界 591
- (三) 候鸟——海外华侨的命运 600
- (四) 描写妇女解放的小说 607

总结和展望 641

参考文献 647

译后记 689

前言

对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的了解,一直存在着两种特有的情况。在德语书籍市场上,只有诸如孔舫之(Franz Kuhn)所译的《红楼梦》和《金瓶梅》等少数杰出的文本,数十年来持续获得青睐,并以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对古代中国的印象。孔舫之及其译著一直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几乎后无来者。中国早期长篇小说能在德国获得读者,孔舫之的贡献功不可没。西方汉学曾试图在这一方面添砖加瓦,但迄今为止,实质性的建树屈指可数。标准范本仍然是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C. T. Hsia)的论著。在当今研究中国的众多学术领域中,如果有人自称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艺术的行家或爱好者,难免遭到白眼。学者们依旧过于拘泥于西方叙述文学传统的美学原则。而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艺术自16世纪以来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解之谜。鉴于近代以前中国的小说篇幅都很长,研究人员很快产生顾虑:究竟是否值得一读?最好对此不闻不问,避之大吉。

敢于超越雷池,把研究的目光移向那四至六本固定的经典长篇小说以外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是单项研究才敢做的事,而这些作品广大读者都不熟悉。想要在眼前的这本书里突破陈规旧习,顺着小说故事的情节发展,去感受跨越几个世纪逐步形成的题材,其挑战性不可谓之不大。本卷尽力对中国长篇小说发展的丰富内涵加以揭示、深入探索、恰如其分地进行翻译。并非每一个人都愿意将其精力耗费在这样的读物之上,这情有可原。文学理论性的评述和比较文学性的判断,即便其非常引人注目,也必须退位壁上,以期让长篇小说自身说话。其中还特别包含着这样的愿望,即给今后文学研究者提供直接的资料。

或许是出于阅历浅薄、急于求成、虚荣心太强、对自己估计过高、对所从事的研究知之甚少等多方面的缘故,使我在大约十年前接受了顾彬(Wolfgang Kubin)的邀请,与人共同承担起中国文学史大系的中国长篇小说卷的编撰工作。过了不久,先前自告奋勇的编撰合作者宣布对此专题失去了兴趣。虽然该项目进度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但还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要想完成像本书这样内容如此广泛的研究,没有许多人和机构的支持、建议和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顾彬,承他信任而让我担任这一研究,并帮我建立了一些联系,汉学系内创造富有启迪的氛围以减轻我的压力去完成此项任务;在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从美国哈佛大学的魏尔特·L·伊维德(Wilt L. Idema [Harvard])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Andrew H. Plaks [Princeton])那里获得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中国北京大学的王锦民教授为我提供了进入一些图书馆的便利,并能有针对性地告诉我北京城里的哪家书店正好有哪些价格便宜但颇有意义的著作可以购买;德国研究协会(DFG-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在1994至1995年间为我提供了一年的科研资助,使我完成了阅读计划。

在K. G. Saur出版社明确表明将出版此书并确定了出版日期后,茜梦娜·安德瑚朴(Simone Anderhub)和马克·赫尔曼(Marc Hermann)分别校看了手稿;由于茜尔克·熙蒙斯(Silke Simons)灵巧细致的工作,手稿的语句整理能够按时完成。对于上述各位所付出的努力,我在此诚表谢意。

我将此书奉献给我已逝的妻子佩青。她尽管重病缠身,但数年来一直满腔热忱地关心我的研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

第一章
绪
论

一 中国早期叙述艺术的来源和地位

(一) 定义的问题

中国长篇小说艺术研究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通常的小说概念的背后显然隐藏着一系列来源各异的定义。这样也就有必要对与此相关的来源和出处作一个审视。

“小说”一词,很难翻译,若译成“小型议论,小型解释,小型描写以及小型授学观点”(也就是说,采用与小说这一名词结构接近的翻译方法),就其价值而言却形似脚注,不为重视,这与“大”和值得受人尊重截然相反。无论怎么说,在“小”与“大”相互对立中,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哲学家庄子(公元前3—4世纪)的著作中,他写道:“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①如果从传统的中国哲学著作如《荀子》和《韩非子》等其他文献中找出相应的出处,就更加增强了这一有意识的界定给人的印象,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说一词在其早期是作为小道的同义词,——而“小道”系指每个人都知晓其为何物,但却不为学者们所推崇的东西,即孔子所以为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论语·子张》),相对于大道而言——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②——,同时,“小道”也可理解成是小学的同义词,即以研究字词和语法为主的学说,与此相对而言的则是大学,即重要哲学家们的著作。

将小说确认为短小,并对其加以轻视,是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针对这一类话题的常见态度,这在桓谭(约公元前43年—公元28年)的《新论》一书的如下片

^① 出自庄子《杂篇·外物》。本文引文摘自达珂玛·蔡斯勒-居特勒(Dagmar Zissler-Gürtler)著《不曾叙述了的世界,也非对世界的解释——汉朝时期的“小说”概念》(Nicht erzählte Welt noch Weiterklärung——Der Begriff “Hsiao-shuo” in der Han-Zeit),德国巴特霍内夫(Bad Honnef),Bock & Herchen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参见所收集的中文资料,选自侯忠义主编:《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以及胡怀琛《中国小说概论》,选自刘麟生主编:《中国文学八论》,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54页(根据1936年版加印)。

本句话按照德文本字面翻译:谁以短小的故事作为装饰,以期获得县长之位,则离获取大的成功相距甚远。其中对原文有误解;有注释称“干,追求;县令,美好的名声”。——译者注

^② 参见方正耀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对此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侯忠义主编:《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第4页。

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

段中就得到更为清晰明了的阐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①

假如对小说的可能含义的说法粗粗加以归纳的话，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诠释。在这个“小”字后面明显有纯粹与作品本身篇幅相关的地方，也被广义地用于对质量的评价：1. 小、短、无意义的、愚拙的、无价值的、被人鄙视的塑造和醉心于细枝末节或涉及部分观点并水平浅薄的理论及叙述；2. 仅着眼于对简短、意义不大的内容、枝节问题和陈词滥调及其诠释和理论等；3. 平庸的哲学家及普通人和学生的授学观点和解释；4. 针对普通人和学生的叙述和讲解。归入小说之列的文字作品可能有短小的故事（纯文学）、对特定作品的短小诠释（评注文献）以及就主流思想方向而言没有多大意义哲学理论文献。^②

将不同来源的文章进行精细的分类，也将小说考虑在其中，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出现的藏书学。这在当时主要与编撰史书，尤其是完成本朝历史有关。对小说家的最早记述见于班固（32—92）编修的《汉书》中的文学篇《艺文志》。班固自己则是采纳自刘向（公元前 77—公元前 6 年）和其子刘歆（卒于公元 23 年）的著作。他们的著作将当时所有的文学作品分为七大类别（七略）。^③ 班固除了《辑略》的第一篇没有采纳外，其他都承继了这两位前辈的格式化方法，将文学作品分了六大类。^④ 至于将小说家归入有关哲学家各自不同流派方向的《诸子略》中的第十位（也就是最后一位），是否是班固的个人贡献，现在无从考证。而对于本书来说，重要的是他对小说家的如下解释：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⑤

文学研究中许多探索旨在证明小说家是从历史上的官衔“稗官”演变而来的，但却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曾在这一问题上写过多篇文章的齐斯勒-贵特勒（ZiBler-Gürtler）猜测说，班固的这一官衔提法仅仅是为了与哲学家相对而言的一种仿词，是他

① 摘自达珂玛·蔡斯勒-居特勒著：《不曾叙述了的世界，也非对世界的解释——汉朝时期的“小说”概念》，第 24 页。

② 同上，第 11 页。

③ 参见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④ 这六大类别的名称分别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⑤ 摘自达珂玛·蔡斯勒-居特勒著：《不曾叙述了的世界，也非对世界的解释——汉朝时期的“小说”概念》，第 15 页起；参见侯忠义主编：《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第 4 页起。

自己杜撰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将这一现象编入业已完善的类比系统之中。这一猜测不无道理。无论怎么说,选用稗官之说(稗的意思就如同许多评论文献中所言,表示“细小的颗粒”),以暗示这类人卑微和意义不大。街头巷尾之谈,荒村野老之言,都是形象的比喻,也就是说是比喻愚昧、片面和胡编故事的委婉语。^①班固在上述引言中引人注目的说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栏目界定下总共列举了15种小说篇目^②,但现在只留下了这些作品的残片^③。对这些篇目的进一步分析研究则可发现,在小说这一词语背后并无文学史记载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文学性叙述”、“纯文学”或其他某个记叙文学形式的概念。班固的评述中充满着隐喻,把小说作品点评为“表面的,渺小的”,其中有在儒家观点看来非正统的描述。荒村、街巷、平民百姓等等,都是体现无知、愚昧的形象比喻。这里的“来自民间的书籍”^④绝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民间文学”,而更多的是指未经认可的经典文章版本或具有政治背景的著作。^⑤

除了上面所谈到的定义类问题之外,与后代的断代史相应章节中的小说家栏目下的数量相比,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栏目下所列篇目的纯粹数量,对后世断代史相应章节中的小说这一话题的发展是一盏崭新的明灯,起码对迄今为止一再提出的一种推测给予了合理的说法,这种推测认为,不断繁荣的叙述文学始于汉朝、以中篇小说形式盛于唐朝^⑥。无论怎么说,在隋朝年间(581—618)显然不存在班固所列举的小说作品,至少在《隋书》的“经籍志”一章中没有收。与班固不同的是,其中在小说家栏目下再次被列举作品篇目只占3%。即便是历经数百年有些佚失,这一状况也无论如何难

① 摘自达珂玛·蔡斯勒-居特勒著:《不曾叙述了的世界,也非对世界的解释——汉朝时期的“小说”概念》,第33页。

② 班固所列举的众多作品篇目是否原本作为一个统一的小说概念设计或作为一个怪物塑造,这一问题这里没有直接加以讨论。汉代当时所有的文献以及对这些文本所作的相应修订,也就引起了编辑工作对这些小说作品的采纳,从其他著作中作为“有缺陷”的文字取出单列(参见达珂玛·蔡斯勒-居特勒著:《不曾叙述了的世界,也非对世界的解释——汉朝时期的“小说”概念》,第135页)。

③ 所有所列出的题目见于达珂玛·蔡斯勒-居特勒著:《不曾叙述了的世界,也非对世界的解释——汉朝时期的“小说”概念》,第35页。

④ 未能找到原话,现按照德文本字面翻译。——译者注

⑤ 卫德明(Helmut Wilhelm)在他的论文《有关周代虚构的笔记》(Notes on Chau Fiction),选自大卫·C·巴克斯鲍姆(David C. Buxbaum)和费里德里克·W·莫特(Frederick W. Mote)主编的纪念萧公权的专辑《传统与永久:中国历史与文化》(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香港,Cathay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263页。在这一篇文章中,威廉探索了《艺文志》中所列作品名称的来源,试图从中找到可能作为文献修订的例证。其结果是,周代的文学叙述作品没有清楚地形成。但他却引人注目地认定,所列出的作品名称绝对不属于神话范畴或巫术领域,而后者在他看来构成了后来叙述文学话题的主要来源。归纳在小说栏目下的作品多与文本的道德特点有关,很少能与虚构的叙述特点联系在一起。

⑥ 依据达珂玛·蔡斯勒-居特勒的研究(参见《不曾叙述了的世界,也非对世界的解释——汉朝时期的“小说”概念》,第38页),班固将小说栏下的15个篇目列入近1400“篇”中,这约占哲学文章栏目下著作的30%。这究竟在小说一类中实际上占多少比例,确实难以确认,因为“篇”本身只是作为内容的整体,而非计算的单位。有时候甚至将单一的逸事或格言也列为“篇”,而另一方面又将那些篇幅较长、有好几页论述某一专题的文章也归入“篇”之下。“篇”字下有大量的作品,有时可以就其相对多的内容片断加以分割,自立一个章节,其篇幅也就可以相对短小一些。

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

以符合叙述文学不断发展之说。由于难以想象班固曾提到的作品的全部轶失,所以人们更多地推测,在上面简要介绍的发展背后原本用词很模糊的小说概念发生了嬗变。

迄今为止还缺乏对断代史相关章节中有关小说的进一步研究,但还是可以确认与这一话题有关的发展趋势的痕迹。在唐朝以及前面提及的《隋书》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发展迹象,已经在文学编目中有一些明确的分类。可以推测,自那时起,在断代史中小说一栏中搜集的是一些不十分重要却又难以分类的文献,虽然也已经显然可以归入“真正”叙述艺术的作品,就像先前引语中提及的事例。其他所有断代史文献中相应章节表明,其中也有很大的不肯定性和随意性。11世纪欧阳修(1017—1072)编修的《新唐书》(其中的《艺文志》)中收集了《茶经》,这是一部有关如何煮制茶饮料的书籍。在这一方面更值得一提的是令人困惑的《宋史·艺文志》,在小说家分类栏目下还搜集了植物学和诗歌类的材料^①。

(二) 对早期叙述艺术的探讨

上述对小说概念定义的阐述清楚表明,将其与一种文学形式联系在一起并非易事,因为使用这一术语很清楚主要出于功能因素的考虑。

如果说现代观念中的小说种类被视为是一种文学叙述作品,那么自汉代以来就存在这类作品(比如据称是伶玄撰写的《飞燕外传》可谓一个例证)。以此观念来探索小说的发展,首先遇到的也是分类的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想借助所谓志怪小说的几则例子对此加以阐述。这类例子是以幻想的生物、地点和事件为主的“奇异的描写”,文章可以是一行评论文字,也可以是一篇自成结构的故事。尽管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也未能对如何归类志怪作品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②,但特定的一些作品却被视为这一话题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干宝(卒于317—322)的《搜神记》位居首位。其次是据称为曹丕(187—226)所写的《列异传》(成书大约于220年)和张华(232—300)的《博物志》(成书大约于290年)符合这一话题分类标准。志怪是中国虚构叙述艺术的重要先驱,这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③至于公元纪年以后的第一个千年中期前后出现可以理解为现在概念的小说之趋势,梁朝(502—557)秘书监殷芸以《小说》为题所写的一本书可以

① 参见程毅中著:《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

② 参见肯内斯·J·德沃斯金(Kenneth J. Dewoskin):《六朝志怪与虚构的诞生》(“The Six Dynasties Chih-Kuai and the Birth of Fiction”),选自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主编:《中国叙事作品:评论和理论短文》(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N. J. Princeton UP)1972年版,第23页。

③ 参见浦安迪主编:《中国叙事作品:评论和理论短文》。

佐证,在这一本书中也收录了许多志怪作品。而第一本确实将小说作为短篇叙述作品收集成书的文集是公元10世纪问世的百科全书类作品《太平广记》。此外,本书中作为小说类典型代表的志怪在正史和典籍中只占边缘地位。干宝的《搜神记》还见于《隋书》、《旧唐书》中的《杂传》一栏和《新唐书》中的《小说》部^①。尽管如此,古典叙述文学在唐代的昌盛在正统的史书文献不见任何记载。这一事实表明,当时人们在总体上把小说视为非正统的东西而随意处置的。唐朝的传奇故事则仅存于《新唐书》中的《补江总白猿传》^②。

(三) 一种文学体裁的基础和成形

上述对早期小说概念的分析已经大致表明,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徘徊于虚构的叙述文学和历史记载之间。

中国对于小说类叙述艺术明显不确定性的探索通常解释为,西方国家传统的三分法标准,即抒情文学诗歌、叙事文学和戏剧,在中国文学中缺乏根基,因为那里“几乎完全不存在”英雄史诗,而《其他途经发展而成的长篇小说又显得相对“稚嫩”^③。有感于中国小说长期无法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马汉茂提出下面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被称为间言碎语(小说)的文学体裁几乎不可能得到严肃的文学理论论著的任何批评。”^④

可以肯定的是,与将这一文学形式在“模仿”的概念下有意识发展起来的西方不同,中国明显存在着不同的认知标准^⑤,并受到了孔子在《论语》^⑥中的说法观点的影响,比

① 参见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第4页。

② 同上,第5页。

③ 参见京特·德博(Güther Debon)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Literaturtheorie und Lieteraturkritik Chinas”),选自Ders的《东亚文学》(Ostasiatische Literaturen)第二十三卷(同时见于克劳斯·封·泽鄂(Klaus von See)主编的《文学新手册》(Neues Handbuch der Leteraturwissenschaft),德国威斯巴登Aula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④ 马汉茂(Helmut Martin)著:《李笠翁论戏剧:17世纪中国的剧评集》(Li Li-Weng über das Theater: Eine chinesische Damaturgie des siebzehnten Jahrhunderts),1966年海德堡Ruprecht-Karls大学博士论文(本书依据台北Mei Ya1968年印刷出版),第13页。

⑤ 对于中国文学中模仿问题的论述,参见刘勰的《文心雕龙》(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 Study of Thought and Pattern in Chinese Literature),Vincent Yu-Chung Shi翻译、作序并注释,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詹姆斯·J·Y·刘(James J. Y. Liu)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y of Lieterature),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页起。

⑥ 参见克雷格·费斯克(Craig Fisk)《文学批评》(“Literature Criticism”),选自威廉·H·尼恩豪瑟(William H. Nienhauser)主编:《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美国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Bloomington: Indiana UP)1986年版,第50页。